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六十四回 開賭場打鑽獲厚利 奸嫖婦逼命赴絞樁

話說譚紹聞將父親靈柩及元配孔氏，殯葬入土。一連酬客數日，用銀子開發了各色匠役，以及竹馬、旱船、雜色故事、梨園二班等項。又各備程儀，謝了相禮老少大賓。各事俱完，因聆了婁師伯的教，一心要痛改前非，遂叫雙慶、德喜兒灑掃後軒，整理讀書舊業。

坐了一天沒事。因王象蓋病日太甚，在銀海藥書上，查了一個清肝火治攀睛藥方兒，命雙慶在姚杏庵藥舖取藥去吃。

到了次日，正在展卷之際，猛的進來一個人。譚紹聞離座相迎。那人是誰？原來卻又是虎鎮邦。譚紹聞恭謝前情，虎鎮邦還禮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你的大事辦完，可算的心淨了。」

二人坐下。譚紹聞覺得虎鎮邦來意，定是為那話兒，想用言語支吾，卻又沒話可說，因問道：「虎將爺前日在高郵有何公幹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我的本官是高郵州人。因有公幹，並捎送兩封家書，還叫一個會（年）磨盃刀的好匠人。可惜我的造化太低，到那裡大雨下了兩三天，江水大漲，心焦悶極，閒賭一賭，就輸了四百多兩。前日回來時，那開場的就跟上來，要這宗賭賬。我說他與我本官是同鄉，叫他進衙門瞧瞧。他說他的事忙，怕我的本官念是同鄉，扯撈住了，不得爽利回去。每日就在我家住著。我若不為家中有客，前日殯老伯時，我豈能不來任個職事，要咱這相與做啥哩？」紹聞明知虎鎮邦說的是假話，但只是不敢詰問。虎鎮邦見紹聞不接下音，又說道：「家中現坐著這個人，我心裡甚是著急。譚相公你的展轉大些，就借與我幾百兩，打發這人回高郵。再不然，代我轉揭一下，我改日一本一息奉還。因譚相公大事過了，所以才敢相央，若前此便說這話，可見俺這兵丁頭子，是不識天高地厚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改日商量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既是許我改日，爽利定個日子。我好也定個日子與高郵來人。難說譚相公說的話，還有個日頭錯影兒麼？我只打點與他錢行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再遲三天。」虎鎮邦道：「什麼是三天，爽快就是五天。他多住兩天，吃了我的什麼？我到第四日晚上與他錢行。就此失陪，我要去哩。」早已立起身要走。譚紹聞只得奉送，因是欠債情怯，直送出衙門口土地廟前。虎鎮邦回頭一拱道：「事不再訂。」扭頭揚長去訖。

譚紹聞回到軒上，好生著急。猛的想起來疥瘡藥少不了臭硫磺，須得還尋夏逢若商量。遂叫雙慶兒去尋夏逢若。雙慶兒道：「不知夏叔近在何處住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前日聽說，他移在城隍廟後街馬家房子裡住，你就到那裡去問。」原來城隍廟後馬家，是個半不大兒財主，因續弦娶了夏逢若的乾妹子—

—就是譚紹聞在瘟神廟卷棚下相的那個女人，夏逢若因譚家事不成，又說嫁了馬九方家，聯成個瓜葛親戚，所以喬遷在此。

雙慶一問就著。扣門叫道：「夏叔在家麼？」只見一個老嫗出來道：「他昨夜與馬姐夫出城打鷓鴣去了。」雙慶只得回來。卻見一起人從南進街而來，有背著網的，有提著小籠子的，內中正有夏逢若。拿著一根繩子，穿著十幾只死鷓鴣。雙慶迎著說道：「俺家大叔請大叔說句緊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也知道該是時候了，我是必去的。但只是等我回去，把露水鞋換了，同馬大叔把鷓鴣炒的吃了。我午後就過去。我且問你，這幾日虎不久兒到你家不曾？」雙慶道：「今日飯後，同大叔在軒上說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是了。」馬九方道：「咱炒鷓鴣吃哩，夏大舅要不吃，我就在家獨享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雙慶你回去，我只吃過飯去就是。」

雙慶到軒上回復了譚紹聞。果然過了一個時辰，夏逢若搖搖擺擺上的軒來。譚紹聞道：「叫我好等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的事，我昨夜燈下課，早已算明。只是你家有個勾絞辰，與我犯了相剋，叫我也沒法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不過是王中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知道便好。你只把他一腳蹬開，你那作難的事一毫不難。譬如昨日若不是他害眼，不敢見一點明兒，我就與你幫不成忙；埋殯事情也不能恁一個光彩，你也還得幾場子悶氣惹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叫他還去南關看他的菜園，這有何難？你只說當下的虎兵丁這事，該怎的處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你只引我到廳院裡，我對你說，管情你不惟去憂，還要添喜哩。」譚紹聞果然引的夏逢若穿宅而過，只喝了一聲有客，各樓門都閉了門扇兒。

二人到了廳院，夏逢若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一個日進門金的院子，你不會料理。聽了我的話。縱然不能日進門金，每天要見半門子錢，是萬萬作準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就說該怎的。」夏逢若前後左右指著說道：「你這客廳中，坐下三場子賭，夠也不夠？兩稍間套房住兩家娼妓，好也不好？還閒著東西六間廂房，開下幾牀鋪兒，睡多少人呢？西偏院住了上好的婊子，二門外四間房子，一旁做廚房，一旁叫伺候的人睡，得法不得法？門外市房四間門面，兩間開熟食舖子，賣雞、魚、腸、肚、腐乾、麵筋，黃昏下酒東西；兩間賣紹興、金華酒兒，還帶著賣油酥果品、茶葉、海味等件。這城裡鄉間賭友來了，要吃哩，便有鮮魚、嫩雞；要喝哩，便有紹興、金華；要賭哩，色盆、葉子；要宿哩，紅玉、素馨；嫖、賭、吃、喝，憑他便罷。吃了給肉錢，喝了給酒錢，賭了給頭錢，嫖了給房錢。若是你這房主四般都許隨意，要怎的便怎的，一個胡沙兒，半分銀皮兒，不用拿出來。這是你的祖上與你修蓋下這宗享福房子，我前日照客時，已是一一看明，打算清白，是一個好賭場。強如張老秤那邊房子少，左右把幾個人往他家祠堂裡亂塞，所以招不住好主顧。我昨夜又與你打算下廚房火頭，一個叫張家二黏竿兒，一個叫秦小鷹兒。這兩個他大，都開過好熟食舖兒，如今沒本質房子，每日只黏幾個雀兒，鷓鴣兒，煮成鹹的，在街頭賣。

秦小鷹不過賣五香豆兒，瓜子兒。都在城隍廟後住，央我給他尋投向。這兩個很會小慳慳兒，不像白鴿嘴他們，油嘴滑舌的恁樣膽大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說的怕家裡不依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依！依！依！不惟依，而且無乎不依。只叫老伯母打上幾遭鑽，與相公抓幾遭彩，後邊還怕前邊散了場兒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怎的叫打鑽、抓彩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賭到半夜時，老伯母煮上幾十個熟雞蛋，或是雞子炒出三四盤子，或是麵條、蓮粉送出幾甌子來，那有不送回三兩串錢的理，這個叫做打鑽。與相公白日出來，誰贏了誰不說送二百果子錢，誰不說送相公二百錢買筆墨？這個叫做抓彩。你家只少一個賢內助。若是我那乾妹子到你家，性情和平，識見活動，再也不拗強你。可惜嫁與馬九方，每日弄網，弄鳥槍，打蟲蟻兒，把一個女賢人置之無用之地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話且靠後。我委實對你說，虎鎮邦那宗錢要的緊了，該怎的處？」夏逢若道：「病有四百四病，藥有八百八方。我方才說的這話，只把他搭上伙計，這銀子未必就還他恁些，不過只叫沒水不煞火就罷。都是我昨夜打算就的。祝且你能如此，你是掌櫃的，他是小伙計，他爽快不要，也是不敢定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他未必肯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他是咱城中第一把好手，要贏人一千兩，若贏九百九十九兩，算他讓了一兩做想頭。他早已想吃咱城中紳衿秀才、宦門公子、富商大賈這一股子大錢，只吃虧他門頭兒低，也沒好院子做排場。

若得了咱這正經人家開場兒，又有體統，又有門面，便展開他的武藝。他時常對我說，我知道他的心事。即如沒星秤想他這把手，想的如孩子要吃乳一般，他為張繩祖名聲不好，院子也窄，房子也破了，不成招牌，再也不肯去。你若照我所說，管保你這宗賭債是鬆局，你還要錦上添花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要同開場，也要搭上你才妥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咱是好弟兄相與，少不得我與你招架著些，我可說啥！只是你主意定了不曾？」

譚紹聞道：「我如今家統一尊，有什麼主意不定。」夏逢若道：

「既然主意定了，我今夕去勾搭虎鎮邦，你今晚就開發你那王中，明日早晨見真點兒。」

兩人商議已定，夏逢若便要與虎兵丁見話。譚紹聞送出二門，說道：「我街上客未謝完，不便出門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誰叫你送我？」二門外一拱作別。

不說譚紹聞開發王象蓋，無非是說南關清幽，各人靜養病日話頭。單講夏逢若尋著虎鎮邦，商量在譚宅共開賭場，好吃那城中丟體面的頑皮秀才，少管教的憨頭公子，沒主意的遊蕩小商，有智謀的發財書辦這宗美項，只得把譚紹聞所輸的銀子，暫行放鬆些。虎鎮邦道：「我現成飯兒不吃，卻叫我等做的飯，我不依這事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呸！你這個識見還敢在賭場中稱光棍麼？你想，這些門戶子弟在咱手裡，要高興殺他時，不過是囊中捉鱉；要懶於殺他時，不過是項上寄頭。咱趁譚家宅子伙閒賭場，主戶兒

主好，門面也高，有好招牌，不怕沒有好主顧。像那一起管老九、賁浩波、東縣鮑旭、小豆腐兒，不愁他不自己跳進鍋來。況且城中又聽說有幾家新上來的賭家、嫖客，俱是很肥，有油水的。咱搭上伙計，他們那一家不是納糧的花戶？管情比這八百兩多著哩。你如今一定要這宗銀子，他近日光景，也比不得從前，況且才行殯事，八下的虧空。俗話說：

『要賬要的有，要了的沒有。』譚紹聞手頭空乏，盡著力給你，也不過幾十兩之數。這貂鼠皮、白鴿嘴、細皮鱧難說不分給他們些兒？你與譚紹聞便是一遭交易，就沒了第二宗買賣。怎如你照我說，做一個『長頭夫妻』呢？」虎鎮邦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依了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有啥不依，我當初為賭博把一個家業丟了，少不得就在這城內幾家憨頭狼身上起辦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咱就與譚紹聞見個確話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我今晚還要當差，明早同到譚宅說罷。」

到了次日早晨，兩人不約而同到了譚紹聞家。夏逢若早引著虎鎮邦說，某屋子住娼妓，某屋子開賭場，某屋子開牀鋪，某屋子做廚房。就是沒槽道喂牲口。譚紹聞道：「叫泥水匠在賬房後邊蓋上兩間馬棚，另開一個小院子做中廁。」夏逢若拍手笑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虎鎮邦看見局陣寬敞，正是宰殺浮浪子弟的好鍋口，說道：「譚相公，咱既成伙計，一家人就不用說那兩家的話，你那八百銀子，我爽快讓你二百兩，這六百兩也不必此時定要，你陸續給我。高郵州來人，我昨晚開發起了身。這宗事你爽快不用在心。你只叫泥水匠修馬棚。把地再用磚兒鋪好，就叫裱糊匠把頂榻糊糊，弄得乾乾淨淨的。」又向夏逢若道：「省城內公然講開賭場，也不是甚穩便的事。省城大老爺多，況且祥符縣衙役如狼似虎，平白還亂人。若是賭場，難免沒事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比你想的周到：管兵有你頂當，祥符差人叫盛宅裡頂。」虎鎮邦道：「盛宅也不管這事。」

夏逢若笑道：「我已約下盛大哥，明日開張時，他要來看紅玉。我對街坊只說是盛大宅的生意。他只走這一回，就都信了。他的臉面大，勢力強，那些皂快壯班，就不敢胡放肆。其實盛大宅他不知道咱擊的是他的旗。這叫做狐假虎威。你說好也不好？」虎鎮邦道：「我這虎也不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兩個錢的皮老虎，外邊一張皮，肚裡精空，胡響的厲害。比不得盛大哥公子性兒，難惹難發落，總是仗著錢粗。」二人說完大笑。夏逢若又道：「如今咱的事，廚子我已安插就了，一個是張家二黏竿，一個是秦小鷹兒。這幾日，咱兩個只用知會賭友，約定十五日開張。本街地方、團長，以及各衙門人役，都許他一個口願，他們也自然不說閒話。咱只轟的一賀館，就成了相與，還怕啥呢？」三人商量已定，各自回家。

及到十五日，張二黏竿秦小鷹已將糟、熏、烹、煮等件，做的香噴噴哩，排列停當；新打的壺瓶，旋買的盅碟，滌刷潔淨；定了一家賣蒸食餛飩的，早晚不許有誤。夏逢若、虎鎮邦、譚紹聞坐在廳上，單等知會的賭友「臨潼大會」。

只聽得二門外嚷道：「怎麼冷清可淡的？」三人出廳相迎，早是管貽安到了廳上。譚紹聞躬身致禮謝道：「前承光弔，兼賜賻儀。」管貽安一把扯住道：「叫素馨出來，與我綴個釦子。」

先時我下馬來，忽的扯掉了扣門兒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今日初會，還不曾請上堂客來。」管貽安道：「放屁！你前日怎的對我說來？」

道言未已，盛希僑到了，笑道：「竟是弄成個酒飯館款式，好不中看的要緊。當真的晌午時，撕您那燒雞子卷薄餅？何如您叫個狗肉案子，驢肉車子，一個個扯住一片狗腿啃，一個個切一盤驢板腸？不成局！不成局！譚賢弟，你竟胡鬧起來！」大家坐下，張二黏竿捧了一壺茶上的廳來。盛希僑笑道：「把你腰裡水裙去了，你那跑堂的樣子，我竟是吃不上你的茶來。」寶劍兒早泡了一碗茶上來，盛公子接了。黏竿逐一奉茶。管九兒見了盛公子，竟是有小巫大巫之分，將就取了一盅茶，也不敢多言。到了虎鎮邦面前，盛希僑道：「這位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前營虎將爺。」盛希僑就一聲也沒言語。少時，小豆腐來了，三個主人，站立相迎。小豆腐早已認的盛公子，也不敢說作揖為禮。譚紹聞扯過一張椅子，讓的坐了。

盛希僑道：「夏賢弟見約，我不敢不來。但今日午間，有一個遠客，要候他過午，我要回去哩。」站起身來，將茶碗放在桌上，說：「失陪！眾位都不用送。」寶劍早已伺候停當。唯有夏逢若、譚紹聞二人，送出大門。盛希僑上馬，還說道：「真正好酒館飯鋪！」街上人也不知其意，只說盛公子來看生意哩。

果然夏鼎主意不錯。

二人回至廳上，夏逢若道：「盛大哥總是恁個樣子。」管九兒又放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弄的這原不是排場兒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九宅哩，比前幾月在我家的那排場何如？你怎的不嫌呢？依我說咱五家夠一場兒，咱收拾玩著。九宅哩，來罷！」

來罷！」管貽安道：「你說是紅玉、素馨兩三家子哩，怎的一個也不見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事才起頭兒，諸事匆匆，尚未就局。把你急死了，你明日就帶幾家子來。」管貽安道：「我明日就送一家子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不過是珍珠串兒。」管貽安笑道：「你知道麼？珍珠串如今不能成事了，人對著他說話，就染的身上長出瑪瑙疔瘡來。把他的厚友賁浩波染的出起花來。」

請了一個瞎醫生，不知用的什麼藥，把半嘴牙都燒掉了。聽說如今鼻子也黑了。像是這疔瘡厲害，將來未必活的成。縱然活了，這腰上要成一個大黑窟窿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明日送那一家子來？」管貽安道：「我家有一個小孀婦，名叫雷妮，漢子叫狗避台兒。我僱他原是以做飯為名，近來家裡住不得，我明日暗地送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送來極好，人家說管九宅出門賭博，一定是要攜眷哩。」管貽安道：「你休胡說。委的家中住不得，一來家兄跟舍姪不依，二來這狗台他大來找尋他這兩口子很緊。我把狗台兒使的往河北去了一個月，這老狗台的不得見他兒與他媳婦，每日只是在我莊上尋飯吃，晚上住在村頭牛王廟。趕他也不走。他說他學過代書，也識幾個字兒，寫了一張招子，貼在廟門。我爽快送到這裡，與老狗台的一個沒招對，就叫人著大棍打這老狗台的，看他走也不走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雷妮多大歲數了？」管貽安道：「十九歲。我今晚出城，明早不明時，就生發進城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今晚不請陰陽先生麼？」管貽安道：「要他怎的？」夏逢若道：「要遷府上亂葬墳，難說不看個下葬好日子麼？」管貽安道：「你就是個真狗台的！」大家哄堂一笑，收拾起賭來。

賭到午時，黏竿、小鷹擺上熟饅，燙起金華酒兒。飯完酒畢，依舊上場。日未落時，也不顯輸贏。管貽安要走，說道：

「我回家酌奪，明早就到。我不過飯後也到。」夏逢若道：

「爽快一齊來，只算是夫婦同行。」管貽安罵道：「你這個狗台的，就是狗台的令郎。」

不說管貽安酌送雷妮。單說譚宅賭了一夜，日方高時，果然雷妮到了。眾人一看，端的西施再世，南威重生。譚紹聞送至後邊，內眷不惟不生嗔怪，反動了我見猶憐之心。飯後管貽安也到。

不說他們科譚戲謔，單講他們賭博熱鬧。又續了幾個賭家，又來了兩家妓女。每日兩三場子擲色，鬥葉子，押寶帶敖二，是一天有十幾串抽的頭錢。王氏黃昏時，果然煮出來兩盤雞蛋，約有三四十枚，果然送回樓下有兩三串青選大錢。興官出來時，這個送買瓜子錢，那個送買筆墨錢。興官拿回二百錢，冰梅接在手裡，就給了樊孀婦，不許與興官要這錢。這鄧祥、蔡湘、雙慶、德喜等，每日都有三五百賞錢進手。這幾個廝役，自尋僻地，就賭將起來。兩三個妓女，白晝都陪巫翠姐耍牌兒。熟食家中盡吃，幾乎不用動鍋灶了。

自此家中內外，無不歡天喜地。惟有冰梅聆過孔慧娘的教，心中又急又怕，只是自己微賤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只得嚴禁興官，左右限定，不許前廳玩耍每日拿一本《三字經》兒，尋巫翠姐問字，自己唸書。或遇見蔡湘、鄧祥也問字兒。無奈譚紹聞看這光景，求無不得，欲無不遂，想人生之樂，不過如此，何必另生枝節。真所謂此間樂，何必更思蜀中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白晝呼盧叫雉，晚間依翠偎紅，三朋四友鬧哄哄，其實請君入甕。吃時糟魚熏腿，飲時金華軻筒，抽頭直如打抽豐，火上冰塊一弄。

只說那日正在廳上亂賭，只見一個老頭兒，向廳前跪下道：

「我是周家口人，我姓劉。俺兒叫狗台兒，媳婦兒姓雷。聽說覓在管宅，他再也不叫俺父子見面。我在他莊上打聽，又聽說他把媳婦兒送到宅上來。爺們廣積陰功，叫我見俺兒子媳婦一面，我死而無怨。」虎鎮邦撇下色盆，睜著眼吆喝道：「那裡來了這個

討吃鬼，胡來這裡纏擾。誰見你媳婦的影兒？你打聽真正覓與管宅，你還往管宅裡去問。快去罷，再遲一會不走，就沒好處了。」那老頭兒起來道：「咳！我在管家村，一個孩子對我說，他家把我的媳婦送到城內譚宅。我逐一門樓兒看匾額，惟有這個匾姓譚，想是城中別有姓譚的麼？」夏逢道：

「別的也沒姓譚的，只有這宅上姓譚，卻沒你的媳婦兒。你走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黏竿呢？你把先剩下那半個燒雞子，與了這老頭子罷。再給他幾個餚餚，哄的他走了就罷。」那老頭子得了吃食東西，哼哼的走了。

夏逢道：「譚賢弟，不好呀！這雷妮留不的。你看那老頭子是尋認兒女尋的急了，七病八痛的，咱不必替老九頂缸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如今該怎的？」夏逢道：「如今還送與老九就是。」譚紹聞意猶未決，虎鎮邦道：「要好的廣有哩，一大墳樹，何必定在一棵上吊死呢。你就坐在車上，當下送到他家。

就把事完了。」

譚紹聞只得依言，吩咐鄧祥套車。一面哩逼雷妮收拾行李，坐在車上。譚紹聞也坐在車上，下了布簾，閉了窗紗，一路飛也似跑到管家村來。此時管九不在家中，乃兄管貽謀留茶。紹聞不敢久戀，坐車而回。

又遲了兩三日，管貽安來了，說道：「失候有罪。雷妮在這裡，有了屙事，菜籽大膽兒，緊著送去。看我再遲幾日，到縣內衙門裡，生個法兒，叫邊公把這老狗畜的解回原籍。」

一連賭了兩日，那日早晨，大家都在睡。只見管宅家人慌慌張張跑來，把管貽安推醒，說道：「九爺，不好了！雷妮的公公弔死在門樓下了！」管貽安聽說，驕傲之態飛在九霄雲外，懼怕之情來到一寸心中。說道：「還有氣兒沒有？」家人說道：「也不知昨晚幾時就弔死了。鄉保已打了稟帖，如今正搭屍棚哩，大約邊老爺已牌就到了。」管貽安聽的，叫了一聲：「娘呀！」眾人都掩口暗笑。家人又附耳道：「俺八爺夜間已與了保正蘇子杰二十兩銀，稟帖打的是不知姓名乞丐，無路投奔，自縊身死話頭。說縣裡老爺要發懶，就吩咐埋了完事。」

管貽安卻又笑道：「這一發有了屙事！你騎的牲口來不曾？」家人道：「騎的來。」管貽安道：「咱回去就是。」一路出城。路上想起是自家門樓，又有些著急。回到管家村，只見門前棚已搭就，屍猶未卸。管貽安看見，舌伸的大長，嚇了一個倒退。大門內控，只得從後門進家。

到了家中，一家人都圍住雷妮勸解。雷妮只是哭個不住。

弟兄兩個急商量用銀錢打點的話，爭乃事無頭緒，心沒主張，不知從何處下手。正在慌張，只聽得喝道傳呼之聲，管貽安早身上抖擻起來，說道：「哥，你是有前程的人——」管貽謀道：「我出去迎接官府，你也要照料跟隨衙役。有事沒事，只在這一會兒。」管貽謀急緊跑出，雷妮一發放起聲來。管貽安叫哄在大後園裡勸他，管貽謀婦人魯氏塞在雷妮懷裡十兩銀，雷妮也掏出來撒了。一起女人扯向後園去訖。

單講邊公坐在棚下，管宅送出茶來。邊公呷了一口，離了公座，到屍旁上下端相了一會，吩咐卸屍。乍作不敢怠慢，卸下屍來。刑房書辦將屍格冊子展在公案，單候乍作報傷。乍作報了頭面無傷，項上繩痕八字不交，委係自縊身死。邊公用硃筆注在屍格，吩咐解衣詳驗。乍作報導：「屍身懷抱一紙，上有字跡。」邊公取來一看，乃是一張草紙，上面寫道：具稟人劉春榮，係周家口人，年六十九歲。因子狗咬同媳雷氏貧乏出外，為土豪管九霸佔。身來找尋，已經兩月，不容見面，且欺身年老，屢行打罵。身出無奈，縊死伊門，叩乞仁天大老爺伸理窮冤，泉下念佛。

邊公看完，眉豎目睜，說道：「傳管九到案！」乍作一面另報週身別無致命傷痕，邊公照屍格注完。

只見衙役扯管九跪在棚下。邊公問道：「你是管九麼？」管貽安道：「儒童是行九，名子叫管貽安。」邊公道：「掌嘴！什麼儒童，胡稱亂道。」左右照管貽安驕傲之臉、放肆之嘴，打了十個「右傳之八章」，直打的外科要治疔腮，內科要治牙疳，好痛快人也。邊公道：「這是死屍告你的狀子，自己念去。」

門役轉遞與管貽安。念未完時，早已魂飛天外，聲聲道：「俱是慌言，並無一字是實。」

邊公吩咐：「傳雷氏到案。」左右一聲喊道：「傳雷氏！」管貽謀慌了，緊到家中，見了雷妮，說道：「好奶奶！只要你說好話，不中說的休要說。」管家婦人一齊說道：「一向不曾錯待你，只要你的良心，休血口噴人。」雷妮哭道：「您家有良心，俺公公也不得弔死在您門樓上。」雷妮到了棚下跪倒。邊公一看，淚痕洗面，猶如桃花春雨；哭聲訴冤，乃是鶯啼嬌音。問道：「你就是雷氏麼？」雷妮道：「是。」邊公道：「這死的是你公公麼？」雷妮哭道：「是。」邊公道：「你的男人呢？」雷氏指管貽安道：「不知他支使的何處去了。」管貽安道：「河北討債去，三兩日就回來了。」邊公問道：「你為何留戀良人家女子，釀出這人命呢？」管貽安道：「俱是城內譚紹聞包攬，與小人毫無干涉。」邊公道：「劉春榮縊死是你的門樓，抱的冤狀是你的名子，雷氏又自你家叫出來，你還敢攀扯無辜麼？可恨你這個惡少，只知倚勢漁色，卻不知犯了因奸致命之律。」因吩咐左右道：「將管九上了銬鎖，押赴城內，收入監獄。再撥一輛車撈雷氏進城，叫薛窩窩領去，晚堂候審。」

劉春榮棺木殮訖，明日當堂領價。」管貽安喊道：「冤屈！冤屈！正主兒是譚紹聞包攬，為何叫小的替他受王法呢？冤屈！」

邊公早已立起身來，左右同聲傳喝，轎夫早已抬轎伺候。邊公坐在肩輿，軍皂前喝，衙役後擁而去。

一路上心中打算：我在先人齒錄上依稀記得，開封保舉的是一位姓譚的，這個譚紹聞莫非是年伯後裔？但宗宗匪案，都有此人腳蹤，定然是個不安本分、恣意嫖賭的後生。但劉春榮這宗命案，罪名太重，若聽任管貽安的攀扯，一一引繩批根，將來便成瓜藤大獄，怎生是妥？不如就事論事，單著管九兒一人承抵，真誠實犯，叫他一人有罪一人當，久後好細細追查譚紹聞的實落。進了本署，向書架上取出保舉孝謙的齒錄一看，紹聞果係譚孝移之子，主意遂定。

坐了晚堂，審理管貽安因奸逼命大案。壯頭帶了管九，薛窩窩領定雷妮到案，逐一盤問。管貽安只是要攀扯譚紹聞，邊公那裡肯依，打了一番嘴，仍然胡扯亂撈。邊公要動夾刑，管九見官長髮怒，少不的將劉狗畜夫妻逃荒，見雷妮生心，僱覓在家，不容劉春榮見面，劉春榮寫招帖。自縊身死，一一供明。招房飛筆寫了口供。邊公閱了，發令管九畫了招。又摘了雷氏口供，句句與管九口供相符。吩咐薛窩窩領去，追狗畜到案，領去夫妻團圓，仍回原籍。將管九收監。這管九富厚之家，入了囹圄，真正是財神進了獄神廟，牢頭禁子五閻君。

嗣後，邊公定了監候絞罪名。連口供編敘成詳文，申到臬司，咨了刑部。刑部匯齊天下罪名，啟奏了。勾到之日，刑部清吏司咨回河南省。臬司釘封了行刑文書，發到祥符。到了霜降之節，可憐管貽安，一個舊宦後裔，只因不依本分，竟同一起強盜等案，押赴市曹絞樁之上，一個淫魂，上四川鄆都城內去了。正是：

聖訓三戒首在色，怎借執爨強逼迫；

弄出世上「萬方有」，落個「直而無禮則」。

這管貽安結果，原是後來的話。單講譚紹聞同夏逢若、虎鎮邦開設賭場，正是蠅趨臭而必至，蜚遂臭而齊來。又添了幾家土娼，也有老的丑的；更續上幾位賭棍，還有屯的窮的。每日價轟轟鬧鬧，銀錢狼藉，酒肉熏騰，燈燭輝煌，朋棍喧嘩，好不快意的喬樣。這譚紹聞怎知自己名子，早已掛在邊公心窩裡面。只因祥符是個省會首邑，衝繁疲難相兼，邊公應接不暇，急切不得到譚紹聞身上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邊公上城角相驗不知姓名乞丐死屍，路過蕭牆街。只見兩個人打的頭破血出，保正扭稟轎前。邊公住轎，問姓名，保正王少湖跪稟道：「這一個叫秦小鷹，這一個叫張二黏竿。」邊公心內笑道：「聽這名子，已略知其人。」兩個醉漢跪在轎前，幾自還吵嚷個不休。原來兩個吃醉，爭起賭場抽頭錢，酗酒使氣的廝打。保正勸令低聲，兩個那肯住休。

保正怕事幹自己，因此扭稟，卻不料因此牽扯出一宗窩賭大案來。

正是：

街頭何事敢轟然，操戈同室半文錢；  
腹內有了燒刀子，酒膽週身不怕天。